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九十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一

南北朝



齊和帝寶融中興
年魏景明二年

春正月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

齊南康王稱相國以蕭隸胄為左長史蕭行為征東

將軍衍發襄陽留弟偉

字文達

總府州事愴

字僧達

守壘

城

附近大
城之壘

魏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為太保北海王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于烈為領軍

魏太尉咸陽王禧不親政務驕奢貪淫魏主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羽林虎賁烈以無詔拒之禧復遣謂曰我天子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為恒州刺史烈遂稱疾不出北海王詳密以禧過惡白魏主且言

于烈拒禧可謂
侃然不撓以剛
正自守者及參
預大事後倖戚
縱橫不能救過
初終異若霄壤
益利無可圖則

身殉名易名
上達則獨立
利難出此撤
多矣

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魏主然之詔勰以

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復以于

烈為領軍軍國大事皆為參焉魏主不能親決庶務

委之左右于是倖臣如皓

字禽奇
吳人

趙修

字景業
趙郡人

及外

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

已而禧以謀反伏誅魏
主由是益疎忌宗室

三月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為涪陵王而自

立

是為齊
和帝

齊南康王寶融即位于江陵改元以蕭穎胄為尚書

令荊州刺史蕭衍為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
諸軍假黃鉞夏侯詳為中領軍封寶卷為涪陵王寶卷
以陳伯之為江州刺史西擊荆雍四月蕭衍出沔命
王茂等逼郢城寶卷遣軍救之屯巴口

巴水入江之口也巴水今

謂之巴河出黃州府羅田縣北南流至黃岡縣入江

六月西臺

江陵在西故曰西臺

遣席

闡文勞衍軍齋穎胄等議詣衍謂宜請救于魏衍曰
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自然風靡丈夫舉事欲清天
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

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卿為我輩白鎮軍前

途攻取但以見付借鎮軍靖鎮之耳已而東軍進屯

加湖在漢陽府黃陂縣東南行遣王茂等乘水漲襲之加湖潰

魯山城名在漢陽縣東北郢城降行以韋叡行郢府事郢人安

之先是郢城被圍郢州刺史張冲與竟陵太守房僧
寄悉力拒守會冲及僧寄相繼病卒士卒死者什
七八冲子孜與諸將議降冲故吏房長瑜曰前使君
忠貫昊天即君但當坐守盡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
與亦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孜不從
遂以郢城降張冲字思約助之孫

秋七月齊雍州刺史張欣泰字義亨興世子謀立建安王寶寅

不克而死

齊涪陵王寶卷作芳樂苑窮極竒麗

苑中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

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于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為枰販以潘貴妃為市令自為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又好巫覡左右詐云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寶卷大怒拔刀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為高宗形北向斬之

懸首苑門

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欣時密謀結胡松

及王靈秀鴻選

鴻姓選名

等誅諸姦倖廢寶卷遣中書舍

人馮元嗣救郢茹法珍梅蟲兒李居士楊明泰送之

于中興堂

即新亭宋孝武即位于此因改名

欣泰等使人于坐殺元

嗣明泰傷蟲兒居士法珍等散走靈秀詣石頭迎建
安王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
事作馳入宮會法珍得返閉門上仗鴻選不敢發寶

寅至杜姥宅

在上元縣北晉成帝杜
后母立第于此因名

日已暝人皆潰

去寶寅逃三日乃出泣言受制不自由寶卷復其爵
位欣泰與胡松皆被誅

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

衍既克郢城諸將欲頓兵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

建康張弘策庾城亦以為然乃命衆軍即日上道

江緣

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

遂克尋陽

時陳伯之鎮江

州行曰用兵未須實力所聽威聲耳加湖之潰尋陽人情理宜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遣使說伯之許即用為江州伯之雖可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

伯之乃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乃引兵至尋陽

伯之東甲請罪初巴東王子響之亂司馬席恭祖被殺至是其子謙以新蔡太守從伯之鎮尋陽伯之將

降謙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行

齊主寶

融詔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鄭紹叔守尋

陽引兵東下謂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比克建康紹

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魏築洛陽諸坊

魏司州牧廣陽王嘉

太武之孫

請築洛陽三百二十三坊

各方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魏立后于氏

后烈弟勁之女也烈方為領軍總心膂之寄故立之
冬十月齊蕭衍圍建康

蕭衍之克江郢也涪陵王寶卷遊騁如故聞至近道
乃聚兵為固守之計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擊破
李居士于新亭因乘勝而前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
出戰禽之于城衍至新林遣呂僧珍據白板橋

在江寧縣

西李居士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越塹拔柵僧珍分

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

復踰城而下内外夾擊居士敗走十月寶卷遣將軍

王珍國

字德重廣之子也

將精兵十萬陳于朱雀航南宦官

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營將士皆誅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軍遂大潰行長驅至宣武門諸將移營稍前寶卷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衍鎮石頭寶卷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

十一月齊尚書令巴東公蕭穎胄卒

諡獻武

穎胄既卒由是衆望盡歸于衍

先是齊巴東巴西二郡不從穎胄之命引

兵破硤口進至上明穎胄遣蔡道恭拒之相持不決穎胄憂憤而卒已而巴軍聞建康已危衆潰而降

上明注見前蔡道恭

字懷儉南陽冠軍人

魏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

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掃土興兵順流東下唯有孤城

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

至沔陰據襄陽城斷黑水

今襄陽府穀城縣東有之黑水河與光化縣接界

路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收岷蜀斷絕又命

揚徐聲言俱舉建業窮蹙文軌可齊不報車騎大將

軍源懷

本名思禮
賀之子

亦言廣陵淮陰觀望得失宜東西

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齊上下同心豈惟

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

是月魏東豫州刺史田益
宗侵齊戰于赤亭齊人敗

績 赤亭在黃州府麻城縣東南水經注舉
水逕齊安郡西歷赤亭下謂之赤亭水即此

十二月齊人弒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

廢寶卷為東昏侯自為大司馬承制

是時建康城中實甲猶七萬人寶卷悉以軍事委王

珍國使兗州刺史張稷

字公喬
環之弟

為之副

寶卷尊蔣子
文之神為靈

帝迎入後堂使巫禱祀寶卷于殿中騎馬出入
以金銀為鎧胄飾以孔雀畫眠夜起一如平常

長圍

既立屢戰不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雕鏤雜物倍急

于常衆情怨急皆思早亡莫敢先發法珍蟲免說寶

卷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及稷懼

禍謀弑寶卷使後閣舍人錢強夜開雲龍門珍國稷

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寶卷方在含德殿作

上志既不署名
則當狗雜即不
勿雜亦宜棄官
心去按葉傳問
以見其貪生取
切耳此與姜嬰
一盟崔氏同一
米向非真剛正
也

笙歌兵入斬之稷召僕射王亮

字奉叔
從父弟

等令百僚署

牋以黃油裏寶卷首遣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

將軍王志

字次道
僧虔之子

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

樹葉按服之偽問不署名行覽牋無志名心嘉之行

與雲有舊即留參帷幄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

圖籍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

潘妃及法珍蟲兒等四十一人皆以屬吏以宣德太

后

文惠太子妃鬱林王尊為太后明帝即位出居都陽王故第號曰宣德宮

令追廢寶卷

為東昏侯以行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依晉武陵王遵

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為長史行入屯閱武堂

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盡

潘妃有國色行

欲留之以問領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為外議乃并法珍等除之

齊大司馬行執豫州刺史馬仙琕

字靈夔扶風郿人

吳興太守

袁昂

字千里 凱之子

既而釋之

齊蕭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行使

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斬于軍門以徇行圍宮城

馬素初為齊守
後覲顏為梁臣
已非素繫輩可
比况自以不去
為忠而遣兵出
降謂為全其孝
語尤支謬梁主
以二義士目之
史家復為稱美
豈足扶翼世教

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素昂獨拒境不受命

行使江
華為書

與昂曰昂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
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始多福昂後書拒之

及建康

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勿以兵威陵
辱昂元履至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
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
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等為孝子不亦可乎
乃悉遣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仙
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軍

但求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
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齊中興二年梁高祖武帝蕭衍天監
元年魏景明三年是歲齊亡梁代春正月齊大司

馬衍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二月衍自為相國封梁公
加九錫尋進為王

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
為諮議約為司馬昉為記室參謀議謝朓何胤先棄
官居家衍奏徵為軍諮祭酒朓胤皆不至衍內有受

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
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
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
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
衍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畧同約旨衍曰卿明早將
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
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雲
至殿門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

謂左

約同贊進謀
惡相等而約
負雲先入其
友僉險似更
于雲然若輩
事兩朝喪心
恥臣節且不
守尚何友誼
足云

僕射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行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矣諸將不為無功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于是衍以詔進位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置百司已復進爵為王

蕭衍以約為梁僕射范雲為梁侍中

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為言未從雲與將軍王茂同入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

奈何襲亂之迹以女德為累乎茂起拜曰雲言是也
公必以天下為念不宜留此行默然雲即請以余氏
賚茂衍許之賜雲茂錢各百萬

三月蕭衍殺齊邵陵王寶攸

字智宣明
帝第九子

等三人鄱陽王

寶寅出奔魏

先是衍以齊湘東王寶暉

安陸王
緬之子

好文學忌之誣為

謀反并其弟寶覽寶宏皆殺之至是復殺邵陵王寶

攸晉熙王寶高

字智靖明
帝第十子

桂陽王寶貞

明帝第九子

鄱陽

王寶寅穿牆夜出遁匿山澗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任城王澄以車馬迎之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仍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澄深器重之

齊主發江陵以蕭愔都督荆湘六州軍事

齊主東歸以蕭愔為荊州刺史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愔厲精為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困乏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

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知其無隱于是人人得盡意
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于俄頃曹無留事荆人
大悅

夏四月齊梁王蕭衍稱皇帝

是為梁高祖武帝

廢齊主為巴陵

王遷太子于別宮封拜功臣有差

齊自高帝代宋至和帝凡七主合二十三

年

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于梁四月宣德太后遣尚書
令亮等奉璽綬詣梁宮梁王即位于南郊贈兄懿為

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奉齊主為巴陵王宮于姑

孰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封文武諸臣車騎將軍

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以王亮為尚書令王瑩字奉

光亮從父兄為中書監沈約為僕射范雲吏部尚書

梁主蕭衍弒巴陵王于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晉侍中舍

七世孫死之

梁主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

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頷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

蕭齊之禪死節
惟見透一人當
時世道人心可
知矣

拙等被微不至
無識者予之卒
之皆不能自固
其節是其一時
矯語高尚亦詐

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沉

醉伯禽就摺殺之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為錄

事參軍及即位為御史中丞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

而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

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乃以蕭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為巴陵

王使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

梁徵謝朓何胤何點不至

梁徵謝朓何胤為光祿大夫何點為侍中胤點終不

而已矣宜李延壽謂為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也

就

梁置謗木肺石函

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注赤石也沈括曰石形如垂肺肺主聲所以

達寃也

梁主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

有橫議

謂在位者不言而布衣處士欲議朝政

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

器寃沉莫達者投肺石函

梁主身服澣濯之衣常膳惟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

庶平皆召見于前勛以政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由是庶能莫不知勸

五月盜入梁官捕得伏誅

木函肺石雖仍明目達聰之意然徒驚名失實無論為告密者售奸且梁武身為篡逆惡蹟種種其罪不可攬髮數以開言路宜言者更有大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夜帥其徒作亂燒神虎門
總章觀殺衛尉張弘策復燒尚書省及雲龍門軍司
馬呂僧珍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却梁主戎服御前殿
曰賊夜來是其衆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賊謂已曉
散走會將軍王茂等引兵赴救悉捕誅之

梁州刺史陳伯之反兵敗奔魏

伯之目不識書與奪決于王者豫章鄧繕

為別駕

河南

褚縉

自建康投之

及其鄉人朱龍符

為參軍

並乘伯之愚闇

恣為姦利梁主聞之遣人代繕伯之不受命繕于是

日夜說伯之反縉等共贊成之伯之乃集府州僚佐

詐為齊建安王寶寅書示之且云我荷明帝厚恩誓

死以報即命纂嚴召臨川內史王觀

僧虔之孫

為長史觀

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兵拒守梁主以王茂為

江州刺史帥眾討之伯之引兵趣豫章攻不能下王

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間道渡江與其子虎

牙及縉等俱奔魏

六月梁益州刺史劉季連反

梁主以郭元起

字仲居南郡當陽人

為益州刺史遣左右送劉

季連子弟三人入蜀諭旨季連受命飭還裝元起乃
之官初季連為南郡不禮于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
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為元起典籤既至
言語不恭見人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
人何須苦惜于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
黨與季連亦懼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

險之地握此疆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
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反收道
琛殺之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敗還
成都季連閉城固守元起圍之

明年成都食盡季連肉袒請降元起待之

以禮送還建康

梁主赦為庶人

秋八月梁定正雅樂

梁主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

一曰元英通二曰青陽通
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
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

百七十絲長九尺

黃鍾律長九寸引而伸之為九尺

應鍾律用一百

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

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引而伸之為四尺七寸四分差彊

中間十律以是為差

即上生下生三分益一三

分損一之數

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

又制十二笛

竹之屬漢武時邱仲所作

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

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飲

去聲

韻會舉要度聲曰飲

古鍾玉律並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

七聲

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

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鈔鐘

特縣者為鑄鐘

雜以編鐘

小鐘也上下各八縣于一簾

編磬

亦十六枚而同簾

衡

鐘

鐘大鑄于

凡十六簾

鐘之杓縱曰簾

至是始設十二鐘

應十二辰

之位

各有編鐘編磬凡三十六簾而去衡鐘四隅植建

鼓

大鼓也一名植鼓植木而旁懸鼓焉

冬十一月梁立子統

字德施

為太子

統生五歲能徧誦五經

梁大旱飢

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飢死

癸梁天監二年夏四月魏以蕭寶寅為齊王
未魏景明四年

寶寅伏于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風暴大雨終不暫

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以寶寅為揚州刺

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注見前

以伯之為江州刺史屯陽石城名在今潁州府霍邱縣南亦曰羊石城俟

秋冬大舉寶寅明謂明且也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過期

猶絕酒肉悴色麤衣未嘗嬉笑

梁頌新律

初梁主命刪定郎蔡法度

濟陽人

損益舊律至是書成

律二十卷
令三十卷 詔頒行之

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

字修仁東海郊人

將軍周捨

字昇逸朗族
孫顯之子

同參國政

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衆

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

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

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

勉每有奏奏輒焚其藁
捨豫機密二十餘年與

人言詭終日而竟不
泄機事衆尤服之

六月梁以謝朓為司徒

朓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以為司徒尚書令
朓辭腳疾不堪拜謁角巾白輿詣雲龍門謝詔乘小
車就席明日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歡朓固陳本志不
許朓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秋七月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

魏主以勰為太師勰固辭魏主賜詔敷諭又為家人

書祈請懇至魏不得已受命

冬十月魏都督元英攻梁拔數城攻阜陵不克

先是魏發兵伐梁委任城王澄經畧

蕭寶寅陳伯至之皆聽節度

是梁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將軍楊由帥

城外居民保賢首山

注見前

為三柵元英勒軍圍之柵

民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

党氏出自西羌世為羌豪

分兵擊東關

注見前

拔關要

城名在六安州霍山縣西北

潁川

宋僑郡後

廢故城在今廬州府巢縣東南

大峴

山名在今和州含山縣東北

三城白塔

崗名在巢

縣南牽城在霍山

縣北

清溪

今含山縣西有清溪鎮清溪水所出

皆潰初梁遣

馮道根戍阜城

注見前

甫到即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

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戰又不利梁乃以道根為豫州刺史

魏以僕射源懷為行臺

胡三省注魏道武帝始置行臺于于中山至是置于北邊兼統民

事巡北邊

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飢饉百姓困弊乃加僕射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賑貧乏考殿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

沃野鎮將于祚后之世父與

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刻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察抵罪沃野漢縣後魏為鎮故城在今榆林府西北懷朔魏六鎮之一故城在今吳喇忒東北

梁吉盼

字彥霄馮翊蓮勺人

請代父死梁主赦之

吉盼力却舉孝不肯因父取名是矣然其獄果被誣陷自應公家為之昭雪豈當時未之剖正而致盼請代乎然曉曉詣闕究非正道向因縱榮事當以虞舜殛鯀不聞大禹請代為斷操三尺者不可不知

吉盼父為原鄉

後漢縣隋省故城在今湖州府孝豐縣

今為姦吏所誣

逮詣廷尉罪當死盼年十五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盼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乃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梁主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于歲首舉充純孝盼曰異哉王尹何量盼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盼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

之固拒而止

甲梁天監三年
申魏正始元年

春正月梁襲魏壽陽不克魏攻梁鍾離

梁兵救之敗績

梁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

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

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

寅引兵至合擊之慶真敗走是月任城王澄攻梁鍾

離梁主遣將軍張惠紹

字德繼
義陽人

等將兵送糧澄遣將

軍劉思祖

彭城人
芳從子

邀之戰于邵陽

注見前

大敗梁兵殺

虜殆盡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元暉

字景業常

山王素
之孫

求二婢于思祖不得事遂寢

夏五月魏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

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請託公行中外嗟怨將軍

茹皓以巧思有寵于魏主弄權納賄詳亦附焉高肇

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魏主專委以事肇以詳位居其

上欲去之乃譖云詳皓謀逆四月魏主召中尉崔亮

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

使彈詳皓詔賜皓死宥詳免為庶人徙

太府寺圍禁之詳遂暴卒

先是有獻鷄雖四翼四足者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

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雞伏于漸化為雄冠距鳴將又有雄雞生角劉何以為小臣執政之象已而石顯伏誅此其效也靈帝時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蔡邕以為雞身已變未至于頭而上知之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志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足羽差小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觀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闇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魏

主由此
愈重光

魏大旱

魏大旱邢密

字洪賓鄭
人稱之孫

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

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
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宸銅鐵為轡勒
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初貢篚相繼商估交入
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為之分限但恐歲計
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秋八月梁義陽降魏魏立元英為中山王

魏人圍義陽梁司州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相持百

餘日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病卒

道恭

疾篤呼從弟靈恩及諸將佐謂曰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餘恨遂卒靈恩代之城守魏人

聞之攻義陽益急梁遣將軍馬仙琕救之轉戰而前

兵勢甚銳元英結壘于雅山

即大木山在汝寧府信陽州西北晉祖遜置其

家於此後遂以述字名山

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

勝直掩英營英偽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

傅永擐甲執槊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
箭復入仙琕敗走永復與諸軍追之

永時年七十餘
軍中莫不壯之

仙琕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

遂降於魏三關

一日平靖關即春秋冥阨一曰武陽
關亦曰武勝即春秋直隸一曰黃峴

關亦曰百鴈即春秋
大隧俱在信陽州

戍將亦棄城走初魏南安王楨

景穆帝
之子

以預穆泰之謀奪爵邑及是英克義陽乃復

立英為中山王

梁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鄭
紹叔為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

田積穀招集流

散百姓安之

南義陽治鹿城

關隋為木蘭縣

唐省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安縣

九月魏築九城於北邊

柔然侵魏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畧
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
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為九城
及儲糧積仗之宜大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
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宜
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壘置戍分兵要害
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

梁習晉齊標榜
之風日事立學
聚徒而無濟實
用已為敝俗元
魏開國之初頗
見雄畧乃習於
虛文踵事浮澆
亦弗思之甚已

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冬十一月魏營國學

時魏學業大盛燕齊趙魏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
著錄多者千餘人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衆

乙梁天監四年
酉魏正始二年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而無講授
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
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

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

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

在紹興府會稽縣南亦曰東山

從何胤受業

齊永明中胤棄國子祭酒還東山隱居教授

命胤選經明行

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

兼國

以郡叛降於魏魏遣將軍

邢巒入漢中遂取梁州

初梁夏侯道遷從裴叔業鎮壽陽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王肅使守合肥肅卒道遷奔梁梁以為漢中

太守至是復叛降魏魏以邢巒為鎮西將軍將兵赴之巒至漢中所向摧破魏以巒為梁秦二州刺史梁遣將軍孔陵等拒魏巒遣統軍王足擊破之陵等退保梓潼足又破之遂進攻涪城大敗梁軍殺其特魯方達等三十九人蜀中大震城戍降者什二三於是

巒表請乘勝取蜀魏主不從

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既而以羊祉代

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奔梁巴西人亦殺魏守將降於梁羊祉字靈祐泰山鉅平人

夏四月梁益州刺史蕭淵藻

字靖藝懿之子

殺前刺史鄧元起

州民作亂淵藻討平之

梁益州刺史鄧元起乞歸詔以西昌侯淵藻代之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又求其良馬不得愈恚遂因醉殺之而誣以反梁主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梁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貶為將軍卹贈元起時益州民焦僧護作亂淵藻乘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如雨下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民心大安擊僧護平之

六月梁初立孔子廟

秋七月魏有芝生於太極殿

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夫野水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

胡三省注

當作高宗

懼災修德殷道以昌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

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瘁莫此之甚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

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

字宣遠
梁主弟

帥師伐魏

宏都督諸軍僕射柳恢

字文通
世隆子

為副軍於洛口

注見前

梁大有年

米斛三十錢

年雖大有豈能
穀敗如是斗米
三十錢或有之
可史家紀載失
實多未可信即
實有之蘇衍何
德而致是耶

丙梁天監五年
戊魏正始三年春正月魏邢巒討武興氏滅之置東益州

先是武興王楊集始卒子紹先嗣紹先年幼委事於
其叔集起集義會魏克漢中集起集義恐武興不能

久為外藩乃扇動羣氏推紹先為帝圍魏闕城

陽平闕城

於是魏邢巒遣傅豎眼

清河人徙嘗陽

討之克武興執紹先

送洛陽集起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為東益州

自晉惠帝

元康六年楊茂投始據仇池至是乃滅

三月丙寅朔日食

魏豫州刺史陳伯之叛復歸梁

梁臨川王宏使記室邱遲

字希範吳興人

為書遺陳伯之

書曰

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甯諸已外受流

言沉迷獨履以至於此主上屈法中思吞舟足滿料
軍松栢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而將軍
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
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
感生平於崎日撫絃登陣豈不
愴恨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 伯之得書即於壽陽

擁衆歸梁梁以為通直散騎常侍久之死

夏四月魏罷鹽池在山西解州東安邑縣西之禁

魏河東郡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魏主即位之初

景明元年御史中尉甄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上表請弛鹽禁琛言周禮

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
戕賊而已故舉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

此生狃於管子
魚海富國之說
疑權政為厲民
觀此弛禁滋弊
天與官受其
因可知貪貨之

經未可因任自
然矣彭城所謂
坐談理高可謂
確論

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北民未有為人父母
而吝其醯醢富有羣生而惟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障
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詔
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

下八座

魏置八部以擬八座事具前

議錄尚書事彭城王勰等以

為宜依常禁

勰等言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聖人故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

收闕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
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鹽池之禁為日已久
今而罷之一行一改法若
夾碁參論理要宜如舊式
魏主卒如琛議已而鹽利

多為富疆所擅乃還收之入公

景明四年

至是下詔復罷

鹽池之禁自此官雖無權而豪貴之家乘勢占奪近

池之民又輒障吝疆弱相陵遠近滋弊於是高陽王

雍

字思穆獻文帝子

清河王懌

字宣仁孝文帝子

等請依先朝之禁

仍置官監檢從之

明帝神龜元年

其後更罷更立

迄於西魏孝武帝永

熙之世

又凡數變云

胡三省曰甄琛表池鹽禁通鑑目錄採於景明元年正文則載於正

始三年蓋琛議行於景明初年隨格於景明四年至正始三年而後從其議也胡氏之言如此今考魏書宣武紀及甄琛傳俱與胡氏相符因依其次以致并節採食負志統紀元魏鹽榷之始末於此

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以拒梁師

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諸軍事帥衆

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已而魏復以邢
齊都督東討諸軍事發定冀瀛相弁肆

魏置治永安
郡今山西忻

州是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

五月梁拔魏宿預梁城

在鳳陽府壽州東北晉太元
中僞立梁郡於此故曰梁城小

峴合肥等城

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豫北徐州

京口為南徐
鍾離為北徐刺史

昌義之

歷陽烏
江人

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峴未拔

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

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請還授甲敵曰魏城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苟其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敵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敵法

不可犯也乃進擊敗之因急攻城中宿而拔遂至合

肥敵夜堰肥水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

中人皆哭遂潰俘斬萬餘級于是遷豫州治合肥敵體

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嘗乘白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

敵軍至東陵有詔班師敵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

殿後魏人畏敵威名望之不敢逼是月梁廬江太守

裴遠克魏羊石霍邱六月青冀刺史桓和克胸山固

城張惠紹進趣彭城兵不利東陵在潁州府霍邱縣西北濱淮洋石即陽石固城即五固注俱見前裴

邃字淵明河東潤喜人

秋九月梁臨川王宏自洛口逃歸諸軍皆潰

宏以介弟將兵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餘年來所未有也前軍既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然之柳惔曰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

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琰曰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

面目見聖主乎議者出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

魏人知宏不武道以中輟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肥有律虎詔律康也僧珍亦自慙嘆請遣裴建分軍取壽陽宏不聽會夜暴風雨軍中大驚宏與數騎逃

去將士皆散投棄戈甲填滿水陸諸軍聞宏已逃亦

竒引退宏乘小舟逃匿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

救侯景欲盡城將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

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
不可夜開宏無以對

淵猷淵藻之弟

冬十月魏徵邢巒還遣齊王蕭寶寅與中山王英圍鍾

離

梁洛口軍既潰魏中山王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
引兵會之巒表言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且
鍾離天險必無克理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

損空行之罪魏主乃以將軍蕭寶寅代之

侍中盧昶素惡巒使

中尉崔亮彈巒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元暉暉言于

魏主遂不問暉昶恃寵貪縱時人謂之餒虎

次定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暉昶將軍

金史卷之二十一
應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

選者謂之市曹 盧昶字叔達度世從子

丁梁天監六年 春三月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

亥魏正始四年

大敗魏師于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

離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

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

魏人使其

衆負土填塹嚴騎塵之人未及回以土進之俄而塹
衝車所撞城土無賴義之用瓦補之衝車雖入而
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爲一
相代層而復升莫有退者 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

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英表稱

必克願少寬假先是梁主詔曹景宗督軍二十萬救鍾

離敕景宗頓道人洲

在郢陽洲之東

俟諸軍至齊發至是復

遣韋叡將兵繼進受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

澤行

注見前

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或勸緩行叡曰鍾

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沒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

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郢陽

梁主豫敕

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

叡塹洲為

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

功賦布功力也謂計夫

之力而布之工作也

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

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軍望之奪氣城

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

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敵結車為陳以強弩二千一時俱

發矢貫大眼右臂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敵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

梁

主命景宗等豫裝高艦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三月

淮水暴漲六七尺敵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洲上軍

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

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
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
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
亦如之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敵遣報昌
義之義之
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羣帥爭先告捷敵
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梁主詔增景宗敵爵邑義之
等賞各有差魏有司奏英寶
寅罪當誅詔免死除名為氏

冬十月梁以徐勉為吏部尚書

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

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閏月魏尚書令高肇弒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

時高貴嬪

肇弟優之女

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

殂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秘莫能詳也后所生子昌

尋卒侍御師王顯

字世榮平陽人以醫進用

失于療治時人亦以

為承肇之意云

尹起莘發明曰昔趙盾以亡不起境反不討賊而書
弒高肇既用事大臣一國之事皆出其手如使弒逆

不出于掌則必討逆而正其罪今既主名不立則必其為孽也則矣直掌書之所謂原其情而定其實也

戊梁天監七年
子魏永平元年

春正月梁定官品

百官九品為十八班班多者為貴

十八班最貴
一班最下

二月梁置州望郡宗鄉豪

各一人專掌搜薦

搜求才能而
薦之于上

秋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為后

高后既立高聲益貴重用事多變更先朝舊制削封
秩黜勲臣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下之唯度支尚書

元匡

字扶建陽平
幽王之子

與抗衡先造棺置廳事欲與棺諧

闕論肇罪自殺以諫肇惡之會匡與劉芳

字伯支
彭城人議

權量肇主芳議匡表肇指鹿為馬中尉王顯彈匡有
司處匡死刑詔貶其官

八月梁竟陵公曹景宗卒

壯 諡曰

景宗自救鍾離進爵為公及是卒

景宗之自鍾離還
也梁主于華光殿

與羣臣宴飲令沈約賦詩景宗不得意甚不平梁主
曰卿伎能甚多何必一詩景宗求作不已時韻已盡
止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立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
歸來石鼓荒借問路傍人何如霍去病梁主嘉歎不

已及卒贈
府儀同三司

魏京兆王愉

字宣德孝文帝子

反信都魏主遣尚書李平

字雲定崇

從弟討愉執之高肇陰殺愉奏除平名

初愉納于后之妹為妃不愛愛妾李氏生子于后名

李氏入宮搯之已而魏主復以愉驕縱不法杖之五

十出為冀州刺史愉既屢辱潛懷愧恨高肇又數譖

之愉不勝忿遂詐言高肇弒逆稱帝于信都立李氏

為后魏主以尚書李平為都督討之愉出城拒戰屢

愉之叛雖肇激成然豈為亂臣則罪在不赦魏主乃以私恩曲宥之失刑甚矣及高肇陰竊威權擬以洩忿又復置之不問謂魏主非木偶可乎

敗平進圍之愉知勢窮携李氏及四子突圍出走平
追執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不許詔送洛陽申以家
人之訓高肇陰使人殺之于道肇與王顯素惡李平
平既定冀州詔加散騎常侍顯彈平隱截官口

謂藏匿叛

黨之應沒官者

肇奏除平名

九月魏主殺其叔父彭城王勰

魏高后之立也勰固諫不聽高肇怨之數譖于魏主
遂因京兆王愉之反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魏主

信之名勰與諸王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使
左衛元珍引武士齎毒酒飲之勰曰吾無罪願一見
至尊死無恨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之
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乃飲毒酒武士就殺
之向晨以尸歸第云王因醉而薨謚曰武宣在朝貴賤莫
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
中外惡聲益甚

魏郢州

魏正始初改南司州曰郢州治襄陽

叛三關

注見前

降梁魏遣兵擊

之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趣義陽三關

戍主侯登等以城降梁魏以中山王英

京兆王愉反復英封討愉

未發而

將步騎出汝南討之

是冬魏懸瓠軍主白早生亦叛魏殺豫州刺史

愉敗

司馬悅請授于梁梁司州刺史馬仙琕遣兵助之魏

主以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早生時魏郢豫諸城皆

沒唯義陽一城為魏堅守中山王英以衆少屢請益

兵弗許英遂與巒共攻懸瓠克之斬早生英乃趨義

陽義陽太守辛祥與郢州刺史婁悅嬰城共守梁將

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

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恥功出祥下問之執政賞

遂不行魏豫州治汝南注見前司馬悅守廣宗楚

之之孫辛祥守

萬福紹先之孫

已梁天監八年
丑魏永平二年
春正月梁主祀南郊

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袞冕至是用著作郎許懋

字昭哲高

陽新

說始服大裘

周禮司裘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注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

是時有司以鄭注未足為據乃以元繒為之其式如裘其裳以繒皆無文繒冕則無旒制曰可又以

齋日不樂詔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

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

在常州府荆溪縣西南本名離里山吳孫皓封為中嶽更

名者梁主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

以為

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鈞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紫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

七十二君金泥
玉檢說本荒唐
許懋駁之當矣
至云凡主不應

封禪則逞辨而
害于理豈錫文
告成之事竟有
應為之主乎

之通義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
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錫文告成安亦
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
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于上而臣阿旨
于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 鄭謂鄭康
成鈞命決緯書篇名管夷吾所說見史記 梁主嘉
納之因推行懋議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魏復取三關

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
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

宜先攻東關

即武陽輿地紀勝三關之險大寨
嶺為平易大寨嶺即武陽關也

又恐

其并力于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

五統軍之衆

向西關

即平靖

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攻之六日而拔

進取廣峴

即黃峴

及西關梁將馬仙琕等皆棄城走梁

主使韋叡救仙琕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急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

梁主求成于魏魏主不肯

初魏懸瓠南叛魏主使中書舍人董紹

字興遠新蔡銅陽人

以

慰諭白早生囚之送建康呂僧珍與之言愛其文義
言于梁主梁主使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
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見慰勞之且曰戰爭多
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夫立
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言之魏
主不從

三月魏侵梁雍州梁州兵擊敗之

魏荊州刺史元志

字猛畧河間公齊之孫

將兵七萬攻潺溝

在襄

陽縣

北 驅迫羣蠻羣蠻悉渡漢水降梁梁雍州刺史吳

平侯曷

字子昭梁主從父弟

納之綱紀

州郡上佐謂之綱紀

皆以蠻累為

邊患不如因此除之曷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吾得蠻以為屏蔽不亦善乎乃受其降使司馬朱思遠擊志于潺溝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冬十一月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閑居寺

魏主專志釋典不事經籍

中書侍郎裴延儻諫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未

嘗廢書先帝天縱多能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凡在聽矚座

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矣不納 裴延儻字平

子閻喜人

于是佛教盛于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

人魏主別為之立永明寺以居之處士馮亮

字靈通南陽人

有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

今河南府登封

縣有嵩嶽寺即魏閑居寺也隋開皇中更名

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

承風無不事佛比及魏主末年州郡共有一萬三千

餘寺

庚梁天監九年
宣魏永平三年

春三月魏子訓生

劉友益曰此志胡后亂魏之始

此千政為
以不
故事之
又與吹
者何異

誦母胡充華武始伯國珍

字世王安定臨涇人

之女也初入掖

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
華曰妾之志異于諸人奈何愛一身之死而使國家
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
幸而有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誦
魏主頰喪子既生誦深加
慎護選擇乳保養于別宮

梁主視學

梁主幸國子學親臨講肄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

子皆入學

冬十月梁行大明歷

先是梁主即位之三年詔定新歷散騎侍郎祖暉

景字

樂暉古

奏其父冲之考古法

具見前

為正歷不可改至

是行之

辛梁天監十年
卯魏永平四年

春正月魏元會始用新舞

先是魏詔太常卿劉芳造樂器定舞名

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二

黍為寸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為寸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樂器與經傳不同請更令劉芳依周禮造成

詔可既而芳又上言請更文武二舞之名
及鼓吹諸曲詔芳與侍中崔光等參定
至是芳等

奏所造樂器及文武二舞登歌鼓吹諸曲已成乞集
議用之詔舞可用新餘且仍舊

三月梁胸山叛降魏夏五月梁遣兵圍胸山冬十二月

取之

先是梁以張稷為青冀刺史

稷自謂功大賞薄侍宴酒酣怒望形于辭色梁

主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為無勲東昏暴虐義師伐之豈在臣而已梁主捋其頰曰張公
可畏人乃以為青冀刺史
至是琅邪民王萬壽殺

太守據胸山召魏兵魏徐州刺史盧昶遣戍主傅文
驥赴之稷遣兵拒之不勝文驥遂據胸山五月梁主
遣馬仙琕圍之昶本儒生不習軍旅胸山糧樵俱竭
傅文驥以城降十二月昶引兵先遁諸軍皆潰會大
雪軍士凍死墮手足者過半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
里間僵屍相屬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
數

壬梁天監十一年
辰魏延昌元年

春正月魏以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

為司空

高肇自尚書令為司徒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

色

右丞高綽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歎

曰吾生平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指不如封生遠

矣高綽字僧裕允之子封軌字廣度渤海蓀人清

河王懌有才學文望懲彭城之禍

彭城王勰見殺事見前

因侍

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剪之幾盡昔日王

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

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于魏主

曰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而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魏主笑而不應遂詔尚書與羣司鞠理獄訟令飢民就食北方

冬十月魏立子詡為太子

魏於是始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領太子少師

祚嘗從魏主幸東宮懷黃畝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批弓謀為魏主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批弓僕射黃

畝少師

十一月梁五禮成行之

初齊步兵校尉伏曼容

字公儀平
邱安昌人

表求制一代禮樂

世祖選學士十人修五禮丹陽尹王儉及將軍何佟

之

字士威廬
江蒲人

相繼掌之經齊末兵火僅有存者梁初

尚書議省之詔曰禮壞樂缺宜以時定於是僕射沈

約等奏請以右軍記室明山賓

字孝若僧
紹之子

等分掌五

禮佟之總其事

其中疑者依石渠白
虎故事請制旨斷決

佟之卒以鎮北

參議伏暄

字元暉
曼容子

代之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

一十九條詔有司遵行

癸梁天監十二年
已魏延昌二年

春二月梁鬱洲

青冀刺史治

叛降魏梁討

平之

梁青冀刺史張稷不得志政令寬弛僚友頗多侵漁鬱洲民徐道角等夜襲州城殺稷送其首降魏魏遣

兵赴之於是魏饑民死者數萬侍中游肇

字伯始明根子諫

以為胸山濱海卑濕難居鬱洲又在海中得之尤為無用方今年饑民困唯宜安靜而復勞以軍旅費以糧餉臣見其損未見其益魏主不從遣兵未發梁北

王業已成之語
實自約發之所
謂獲罪於天無
所禱者赤章奏
辨竟欺天耳然
言之者沈約為
之者蕭衍聞之
而怒又何為乎

兗州

治淮陰

刺史康絢

字長明華山藍田人

討平之

閏月梁侍中沈約死

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有志台司

梁主不用

豫州獻粟大徑寸半梁主竒之與約各疏粟事約少上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

諛則羞死

梁

主聞之怒

梁主有憾於張稷從容與約語及之約

曰已往之事何足復論梁主怒而起約懼不覺坐如

初及還憑空頓

僵仆也

于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

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

梁主遣使視疾還白其事大怒譴責數四約益懼遂

死

有司謚曰文梁主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謚隱侯

夏五月魏壽陽大水

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

兵泊于城上城不沒者二版將佐皆勸崇棄城保北

山即八公山崇曰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

解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

漢王尊立金叟事見前

但憐此士民

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同沒

治中裴絢

叔業兄孫

叛降於梁崇遣從弟神等討執之絢

初謂崇已北遷及知崇尚在乃曰吾何面見李公乎

投水而死

崇沈深寬厚有方畧得士心在壽陽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

之卧

虎

秋八月魏恒

魏置司州治代都平城遷洛後改名恒州

肆二州地震山鳴

注見

前

踰年不已民覆壓死傷甚衆

甲梁天監十三年
午魏延昌三年

春二月梁主耕藉田

宋齊藉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齋祀先農

冬十一月魏遣司徒高肇督諸軍侵梁益州

梁涪人李苗及校尉泰山淳于誕奔魏共說魏主以

取蜀之策魏主信之以高肇為大都督將步騎十五

萬攻梁益州

游肇諫曰今頻年水旱不宜勞役蜀地險隘鎮戍無隙豈得承浮說而動大軍

舉不慎始悔將何及不從

梁築淮堰

魏降人王足

王足奔梁事具前

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梁

主以為然

將軍祖暉水工陳承伯相視地形成謂淮內沙土漂輕功不可就不聽

發徐

揚民築之

民率二十戶取五丁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

假康絢都督諸軍

并護堰作南起浮山

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寰宇記山下有穴淮水溢其穴即高水

減復低有似

北抵巉石

山名在泗州五河縣東水經注淮水東逕浮山對巉北石

山浮故名

此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明年夏堰成而復潰更築

之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數千萬斤沉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

土其上緣淮百里木石俱盡負者肩穿疫死大半是冬大寒淮泗皆水堰卒凍死者什七八又明

年四月堰乃成

堰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

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蔡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蔡東注

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懼開魏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五丈開隸北注水猶不減魏軍乃還 魏與秋

通水

溝也

乙梁天監十四年
未魏延昌四年

春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詡立

是為魏孝明帝

魏主有疾殂於式乾殿

謚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葬景陵

侍中中書

監崔光侍中領軍于忠

字思賢烈之子

詹事王顯庶子侯剛

字乾之

迎太子詡于東宮即位

顯欲湏明即位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

洛陽人

至明顯曰湏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

湏中宮令也于是請太子止哭立于東序忠扶太子

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奏策進璽綬太子跪受

服袞冕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稽首

呼萬歲

明日乃大赦悉召還西伐東防兵廣平王懷

孝文

帝

于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衆愕然無敢

對者崔光攘袂振杖引漢趙熹故事

事具前

辭色甚厲

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

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劉騰以告

侯剛剛言於崔光于忠光仗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中給事官官也劉騰黜郡人

魏王顯伏誅以太保高陽王雍尚書令任城王澄同總

國事

于忠與門下

門下省侍中等官居之

議以魏主幼未能親政宜

使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為

尚書令總攝百揆

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任城王澄懼不自全乃酣飲陽

狂朝廷機要無所闕豫至是肇方督兵在外故于忠議用之

奏皇后請即敕授王

顯素有寵于世宗恃勢使威為眾所疾恐不為澄等

所容乃密謀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

事顯與高猛

肇兄子

同為侍中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

效執顯于禁中殺之下詔如門下奏百官總已聽于

二王中外悅服

二月魏司徒高肇伏誅

魏主告哀於高肇且召之肇承變憂懼及還入哭盡
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壯士於省下俟肇入搯
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剷除職爵葬以士禮

魏尊貴嬪胡氏為太妃廢其太后高氏為尼

秋八月魏待中于忠殺僕射郭祚尚書裴植

字文遠叔業兄子

免太保高陽王雍遣就第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專朝政權頃一時期

尚書裴植自謂入門不後王肅而朝廷處之不高常
怏怏及為尚書志氣驕滿好面譏毀羣官僕射郭祚
冒進不已與植俱惡于忠專橫勸高陽王雍使出之
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植祚罪皆賜死忠又欲殺
高陽王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還第朝野冤憤

魏尊太妃胡氏為大妃以元人

字伯儒江陽王繼之子

為散騎侍

郎人妻胡氏為女侍中

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銜尉劉騰為太僕候剛為侍

中初江陽王繼以罪奪爵其子又娶胡氏太后妹也
至是復繼本封又為通直散騎侍郎又妻為新平郡
君仍拜女侍中

九月魏太后稱制以于忠為冀州刺史司空澄

任城王進
位司空

領尚書令

魏太后始臨朝聽政猶稱令以行事羣臣上書稱殿
下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
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脇息太后既親政乃出忠
為冀州刺史司空澄領尚書事

太后聰悟頗好讀書
屬文政事皆手筆自

法司空澄奏安定公宜出

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

梁據魏西硤石

硤石注見前西硤石在淮水之西岸者

魏遣將軍崔亮攻之

梁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田道龍

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兵拒守已而魏假

崔亮鎮南將軍攻西硤石久之不下明年正月乃克

之

崔亮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使尚書李平持節督諸軍進攻梁遣將軍昌義之

泝淮西救魏將軍崔延伯夾淮為營取車輪去輜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捺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

從來患得患失
之鄙夫不患其
不學正患有學
以濟其私耳光
前引漢趙熹事
裁抑廣平是矣
及胡后欲搗茶
乃曲引和熹以
為貢媚之具真
可云無所不至

攻克硤石外城祖悅出降斬之平遂進攻浮山堰崔
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魏師乃退崔延伯博陵安
平人

冬十二月魏太后攝行祭事

太后以魏主幼未能祭欲代行事禮官議以為不可
太后以問崔光光引漢和熹鄧太后祭宗廟故事
前以對太后大悅從之

丙梁天監十五年魏肅宗
申孝明帝詔熙平元年
春二月魏侍中侯剛有罪削

戶三百

魏侍中侯剛本出寒微以善烹調為嘗食典御

魏官掌調

和御食

世宗晏駕有德於太后

事見前

遂由侍中進爵為

公頗專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至是以掠殺羽林為

中尉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

人邂逅致死於律不坐少卿袁翻

字景翔陳郡項人

曰邂逅

謂情狀已露隱避不引

謂不引伏也

考訊以理者也今此

羽林問則具首剛口唱打殺搗築非理安得謂之邂逅

迨太后乃削剛戶三百解嘗食典御

剛自太和進食為典御垂三十

年至此始解
頗為失意

夏四月梁圍魏武興魏郡為東益州治楊氏故地也注見前秋七月魏擊

敗之

魏東益州刺史元法僧陽平王熙之曾孫素無治幹加以貪

殘葭萌民任令宗因衆心之怨殺魏晉壽此為東晉壽齊即魏

於此置益州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又有西晉壽晉郡後周廢故城在今保寧府昭化縣

守以城降梁梁益州刺史鄱陽王恢字宏達梁主弟遣太守

張齊字子響馮翊人將兵迎之法僧遣其子景隆拒齊齊與

戰於葭萌大破之遂圍武興法僧境內皆叛唯武興

一城僅存上表告急於魏魏以傳豎眼為益州刺史

救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餘里九遇皆捷張

齊退保白水漢縣隋省故城在今昭化縣已出侵葭萌豎眼擊敗

之齊引還於是葭萌通鑑作東益州今依梁書張齊傳輯復沒於魏魏梓

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

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戍副

高景謀叛劉氏斬之并在城外為梁兵所據城中水

絕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綬而

取水悉以雜器儲之人心益固梁兵退魏人封其子為平昌縣子

九月梁淮堰壞

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

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大都督勸衆攻之李平以為不

假兵力終當自

壞既而果然

冬魏作永寧寺

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

注見前

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甚為九層浮圖高九十

丈刹

所轄反浮圖上柱今謂之相輪

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

里佛殿僧房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

廟之盛未之有也

揚州刺史李崇表言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大學荒廢城闕

府寺頗亦頽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型萬國也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分石室鑄琢之勞因農之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豈不休哉太后不能用

柔然大破高車殺其王彌俄突

先是高車敗柔然於蒲類海

注見前

殺佗汗可汗其子

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

魏言彰制也

醜奴壯健善

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殺其王彌俄突漆其頭

以為飲器鄰國叛去者皆擊滅之其國復彊於是遣使請和

於魏用敵國之禮魏主引見使者責以藩禮不備議

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倫表言宜

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不當使王人銜

命遼虜國體不從張倫字天念白澤之子

丁梁天監十六年春正月魏制諸錢新舊通行巧偽者

酉魏熙平二年

罪之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始鑄太和五銖錢民欲鑄

者聽就官鑪銅必精鍊無得殺雜世宗又鑄五銖錢

禁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賈

不通任城王澄上言

曰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雜
眼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

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既
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踈縷之布袂幅促
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
免饑寒之苦乞下諸方州鎮新舊諸錢內外全好並
得通行其難眼鑿鑿及盜鑄
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

詔從之然河北少錢猶

用物交易錢不入市

已而崔亮請於王屋等山採銅
鑄錢於是民多私鑄錢稍薄小

用之

益輕

夏四月梁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

詔以宗廟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麩為之於是朝野

諠譁以為宗廟去姓乃是不復血食八座乃議以大
脯代一元大武尋詔以餅代脯其餘盡用蔬果

戊梁天監十七年
戊魏神龜元年

夏四月魏司徒胡國珍卒追號太上

秦公

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
禮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

君

諫議大夫張普惠以為太上的名不可施於人臣
上疏陳之左右莫敢為通會胡氏穿墻遇石普惠

乃密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
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教下蓋取三從之道今尊司徒

為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比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也伏願停逼上之號以邊謙光之福太后乃集五品以上博議王公皆希太后意爭詰難普惠普惠應機辨析無能屈者太后不從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稱令以繫敕下謂繫太后今字於皇帝敕字下

魏主始月一視朝

張普惠以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䟽切諫由是魏主始月一陞見羣臣

五月梁司徒臨川王宏有罪免尋復其位

既知愛宏為私
清免宏為正法
則當洛口逃歸
之日即當明正
其罪而姑以不
死貸之可矣何
待妾弟殺人始
為免官且旋免
旋復幾同兒戲
乎至屋積金錢
千億餘萬雖非
兵仗資贖亦甚
矣乃未聞一言
責讓而曰生計
大可是其本心
止慮其奪位耳

梁臨川王宏妾弟殺人匿於宏府梁主敕宏出之即

日伏辜南司

御史臺曰南
臺亦曰南司

奏免宏官梁主泣曰愛宏

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

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

所奏梁主輒赦之及是竟免宏官

宏後堂有庫屋垂
百間闕齋甚嚴或

疑是鎧仗者密以間他日梁主送盛饌與宏就飲半

醉後徑往後堂檢視每屋錢百萬為一聚黃榜標之

千萬為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餘悉貯絹布

漆蠟等物屋皆滿梁主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生

計大可乃更劇

未幾復以宏行司徒

飲至夜而還

無其事則一切
不問卑鄙情態
不堪一喙以是
為友愛可乎

秋九月魏太后胡氏弒其故太后高氏

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欲以高太后當之既而暴卒以

尼禮葬之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書

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

華言乞士僧也

慧生如西域求

佛經雲等行四千里至赤嶺

在西寧府邊外西唐書地理志鄯城有石堡城

西二十里至

乃出魏境又西行再碁至乾羅國

通考此印

赤嶺即此

度西行十二日

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

至乾陀羅國

已梁天監十八年
亥魏神龜二年

春二月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

彞

字慶寶清河
東武城人

魏征西將軍張彞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

量也

削選

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羽林虎賁作亂

立榜大卷

刻期會集近千人至尚書省詬罵以

遂殺彞焚其第

元石擊省門上下攝懼莫敢禁討

賊曳彞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仲瑀兄始均拜賊

請其父命賊就毆擊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彞僅
有餘息再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
宿而死

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

仲瑀排抑武人
固失持平之道
然以宿衛禁旅
敢於藉端作亂
賊殺大臣尚可
輕貸乎爾不加
窮治復聽人選
依資進位姑息
養奸直使累惡
糜瑀致為叛黨
從而生心元氣
然綱於是不振

依資入選時懷朔鎮丞使

丞奏往來之使

高歡

字賀六渾勃海蓀人曾祖

湖燕太守奔魏祖謚魏御史生法從懷朔世居北邊

遂習鮮卑俗歡家負執役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

之遂嫁焉始有馬

至洛陽見張彞之死還家傾資以

得給鎮為函使

給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

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耶

歡與司馬子如

字遵業溫人從雲中

劉貴

秀容陽曲人

賈顯智

中山無極

人孫騰

字龍雀咸陽石安人

侯景

字萬景朔方人

尉景

秦置尉侯官因以為氏景字士

真善無人

蔡儻

廣寧石門人

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胡三省曰

高歡事

始此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

時魏官負既少應選者多崔亮為吏部尚書奏立格

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稱其

能洛陽令薛琚

魏西方叱于氏後改為薛氏琚代人

上書言黎元之命

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雁次

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

奏不報已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

卿議事亦寢

時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魏晉因循又置

中正雖未盡美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姓氏取士不博沙汰未精舅當銓衡宜湏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以古今不同時宜湏異為書復之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

魏減百官祿

初魏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及魏主

即位于忠秉政復之至是又減

魏累世強盛東吞西域貢賦不絕又立反

行賞自有常經
使百官稱力自
取以至負多顧
仆冠裳可謂掃
地光為大臣不
聞一言諫正僅
知以少取示異
非五十步笑百
步而何

市以致南貨至熙平神龜間府庫盈溢太后嘗至絹
藏命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少者不減
百餘匹或過重顛仆於地崔光止取二匹衆皆愧之
時宗室權倖競為奢侈高陽王雍富冠一國河間王
琛與之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為槽牕戶之上玉
鳳銜鈴金龍吐旆宴會酒器有水精峯瑪瑙椀赤玉
卮皆中國所無嘗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
我胡太后建寺無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
敝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
太后設會施僧動以萬計賞賜左右所費不貲而未
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任城王澄
表言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不能用
河間王琛字曇寶文成帝孫祿力祿
在官所受之祿力在官所用白直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一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